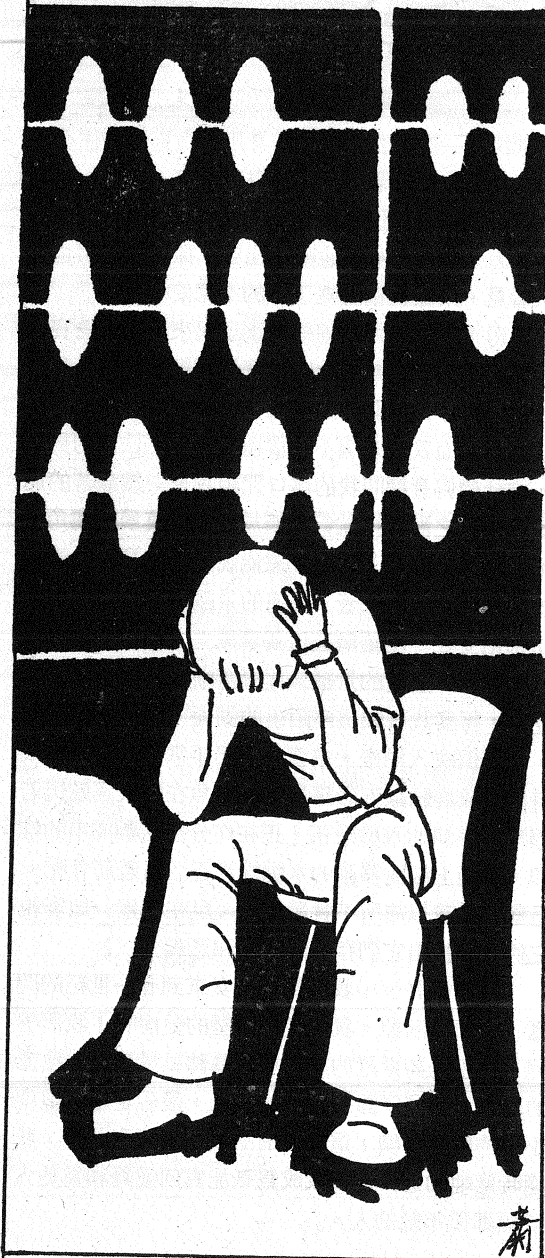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玩 瑜 珈 的



還記得上回和你提到，我正在翻譯幾篇英文短文的事嗎？其中在一篇文章裡，遇到一段找不出恰當譯文的句子，或者說，並不是找不出來，而只是有那種感覺，老覺得在字裡行間有更深遠的意義，意味著某種真理或是象徵些什麼。老實講，也許就是因為難以翻出如一道難解的數學題目，這段句子，已牢牢地吸引住我好幾天了，口中反反覆覆唸著這幾個字，我想大概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每天有如一具傀儡，隨著家人吃飯、睡覺、日常的工作之外，幾已完全陷入咀嚼這段謎樣符咒句子的魔障。現在想起來，還覺得心有餘悸，因為有一天，像是有道雷光閃過腦際，於是就如驚蟄般，發覺自己竟身處庸碌喧雜的西門町；穿著一件破汗衫和一雙拖鞋……。

也許我該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先交待清楚才對。那篇文章叫做“Adventure of a reluctant Messiah”「一個不願做救世主的彌賽亞」，是由天地一沙鷗的作者 Richard Barch 所執筆的，裏面的主角，我叫他做唐諾，他是一個「導師」也就是彌賽亞。一開頭就是這段。

There was a Master com  
unto the earth born in the Holy land of  
Indiana.

唐諾被派到現世來拯救人類苦難的靈魂，但問題是人類的性格却造就了他們自己的命運，一方面不樂意以天下人爲己任，一方面却又希望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。唐諾顯奇蹟的原意本是教人認識真理的道路，但是沒想到，衆人却逮著機會把自己的病痛、怨尤全部交付到他手裡，要彌賽亞來承擔他們做爲一個人的責任——自我超升。於是唐諾過

因爲，先知的隱言寄托在永恆無息的波濤；運行於紫微星移的片刻；消失在人們咻呶咻而重生於水滴渾然成形的刹那！

王志堯

了人的生活後，發覺做爲「人」並不以「人家」爲己任，他發現人們沒有他一樣過的很好，何必要他聲嘶力竭的傳播福音？他寧可去做一個普通人。於是我的問題就出在他與上帝的對話，他陳述他不願繼續這一趟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，乃是由於

“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;  
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!”

走在西門町中，確實是有很多人在 talking 但實在搞不懂這和 speaking 有什麼差別。查過幾本比較字典，也想不出有幾個中文字可說出它們之間的不同，只好信步隨著人潮，到處逛著，做 hearing or listening 狀。也許你會說，這有什麼好聽的，就是一堆百家爭鳴的噪音，吵鬧的很。這與我以前的想法一樣，但事實上，只有兩種聲音存在：一是隨著人潮流動熙來攘往的呻吟聲，另一則是藉這些呻吟聲賴以爲生而作舌翼不停的翕動悲鳴，這些是我後來尾隨一男一女，走出來來百貨公司才發現的。事實上，從那時起，所有外界的官能刺激都已賦上一層新的意義，一種新的感受了……。

你還記得「藍山」嗎？在臺中那透明屋的 Cafe，你曾經點了這麼詩樣的咖啡。同樣的當我失去人潮隨流感後，如驚鴻一瞥，我注意到一塊以原木作底色，鑲美術白色的小招牌橫懸在百貨公司走道的仿羅馬燈柱上。雖不怎麼顯眼，但能抓住我紛亂視覺的，乃是那上面寫的四個字「飄香咖啡」。

我毫無猶豫就走進來，挑了一個靠裡角的小桌子。音樂的柔和與廣播小姐的輕語，恰好從小天花板溢下來。這時我的思緒，已經和奶精攪拌在香濃馥郁的咖啡裡，享受那份氤氳氣息。突然在一瞬間，如電擊般，銀匙從我手中滑落，斷成兩截！我發

現有人在說話！是那句話，如聖諭般會貫穿我的任何自制。男的背對著我，他說：「人們只是在發出聲音，不是在說話。」顧不得自己的失態，我屏氣傾聽，惟恐一呼一息間，就會漏了下面的話。時間却在焦灼下，一秒一秒的過去。坐在對面的女孩；睫毛低低的垂下來，好像並不急於開口回答。好久，她才徐徐張開黝黑又明澄的雙眼，在淺淺薄薄的小唇間，抹出一線會心的微笑。男的似乎很滿意她的回答，點了點頭。

但對我言，關鍵就在這一句話，日日夜夜，所困擾我的心思神智，都可因這句話而得到破解。千思萬慮以求的謎底竟在兩個陌生人的默契中，他們是誰？難道是專爲我的問題所差遣下來的使者嗎？他們的衣著、服飾，又恰好是泛白色孛蘿粗布的長衫，還是說現今繼哈臺褲之後，最新流行的款式！在我剛走進「來來」大門前，甚至還看到一位青春活潑的少女，將胸前印有「師大附中」四個大字的汗衫，當作T恤來穿，使我對這個失軌的年代，愈發不能肯定何者爲是。

「只有大海才能顯現得出我們的解脫；因爲，先知的隱言寄托在永恆無息的波濤；運行於紫微星移的片刻；消失在人們的咻呶咻而重生於水滴渾然成形的刹那！」說話的人，有一頭鬢曲的黑髮，低訴著長眠夢幻般的語音，似在轉述著互古以來的天籟絕弦。我再也聽不到其他的音響。在他說完，女孩開始說話前，那段時間，簡直就像一段錄音帶，凝滯的空白。

「在東海岸的礁灘上，我面對著太平洋，聆聽海的傾訴而有渴望般的起伏；在雪山頂上，我俯仰於銀河之下，聆聽著流閃的星星，而知它們有著因

思想而深邃的眼神。」她停了一會，像是在內心中作過無數次反覆的爭辯。此時堅毅的決心，重寫回她略尖削的臉上，以加強的口吻說：「我已準備好，要證明我是一個成瑜珈的人！」這些話，一字串著一字，從他們的唇間漾開，如漣漪般盪曳到我的耳旁；使我爲了留心他們的談話，所擺出正經八板品嚐咖啡的矯揉作態，全消解於無形。

他們的語句、頓詞，一句一句疊在心上，解開一道道鎖，幾乎可說，讓我感到只剩幾塊圖板就可拼湊出解開難題的謎底了；我幾乎有種按捺不住的衝動亟待著掀開最後真相那一瞬間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們的話語，又似乎慢慢地在我內心中堆積沈釀，像是要在腦海中，翻攪出一股激流亂潮。我知道他們是在暗示些什麼，但是在思潮的流道上，老是沖擊到像「瑜珈」、「波濤」、「星移」等字眼的礁石。

在沈吟間……，我猛然驚跳起來，幾乎踢翻了桌子，就像是棒喝一樣。是的！我喜形於色，他們是在描述一種特別的「聲音」，一種人們從來不曾留意的大自然之聲，是種超然永恒的音響。

人們不曾仔細聆聽，只是發出自以爲是的聲音。那段話又重新襲回佈滿我的全身：

“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;  
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!”

當我兀自醒過來時，他們已走遠了，快消失於大門後的人群。我這時就像個信徒，追隨著宣揚真理的使者，走進人群，陷入迎面而來一團又一團肥皂泡似的聲音—肥大而又空虛的車人噪雜，塞滿整個可呼吸的空間。我惟有緊隨在他們的左近，見證他們四周那麼多迷惘茫然的眼神；千百個無意識的嘴巴嚙動；失去情感心靈的血肉身軀；全因他們所進行「成瑜珈」的儀式，幅射出莊嚴、肅穆的氣氛，我才有一絲絲供喘息的機會。事實上，這種氣氛也在感染著其他的人了！

在他們碩長背影之後，行色匆匆，趕電影，散場的人們，慢慢踱緩了他們的步伐因爲一步與一步間，無目的選向，竟是出他們意料之外的艱難！尚有著稚氣短髮的少女，穿著白熱褲、涼鞋的繫帶纏綁到裸露的大腿，在一大群阿飛型的惡少中，打情罵俏過後，她停在路旁，兩肩先是不停地細細抽搐著，終於抱著頭，扯著頭髮，放聲大哭！

一個被視爲有躁鬱症的瘋子，睚目怒斥著過往的行人，咀咒著無奈可恨的人生，這時却直直地站

在交通指揮臺上，像個聖者的雕像，眼中閃出大徹大悟後的明眸！

暗巷口前的拉皮條客，與年輕人談妥了交易，此時，却有慈父般的關愛，將鈔票重新塞回已是滿臉羞愧，低頭懊悔年輕人的口袋中！

在立體停車場的騎廊下，他們停在一一個蹲在柱脚叫賣水果的老嫗面前。瘦削的女孩，向卷髮的男子點了點頭，回過身來，舉起白袍長袖中的雙手，優雅地在胸前攤開來，進行著一種從不爲人知溝通方式。

老嫗蒼黑乾裂的手，提著一袋水梨僵在半空。在那一刻中，我看到了在祭壇頂禮膜拜的虔誠老婦人，領著神恩，作千古的凝視。就這樣望著他們已逝去的背影，好久、好久！連四周相鄰的攤販已在作緊急疏散，也渾然不知。呆立在牆脚，直到兩個警校學生，一人提起水果籃，另一人架著她，也走遠了，留下一大群看警察抓小偷幸災樂禍的閑人。

當我失去他們兩人的身影時，人聲、汽車聲，敲著迪斯可震顫音符的擴音機，又再度從四面八方向我擠來，佔據我所能擁有的聽覺。

低頭抽搐的女孩，成聖的瘋子，慈父般拉皮條客，凝視癡立的老婦人，這些影像就如魔天飛輪在我的腦中，不停地回覆，打轉……。就如一場嚇人的惡夢一樣，夢中我墜入無底黑暗的深淵，掉在那片失去情感的荒漠。我不禁高聲嘶喊，試圖掙脫出從各處擁來的人群，但喉嚨却硬噎住，發不出半點聲音……。

寫到這裡，妳也許會說，哈，原來不過是一場夢，一場怪異奇遇的夢境。可是，那海的波浪，星星的流閃，水滴成形前的先知之聲，似乎又在這時重新浮現在我的面前因爲對我而言，那場夢境就如無聲的雨滴，落在無聲的井中，使我體會出，那無聲之聲的本質，這也許是夢中那兩位玩瑜珈的人，在一個人們失去真誠的心聲，與缺乏關懷聆聽的世界裡，所惟一能做的交響方式——無聲之聲。

“When all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fails, the only sound is silence!”

所以當我聽到“The sound of silence”這條曲子，有這麼一段歌詞：People talking……”我一點都不覺得訝異，只是讓唱針來來回回重複地奏出那首歌，一遍又一遍地繞著那可悲的唐諾，打轉又打轉……。